

# 齐金文考释二则<sup>\*</sup>

袁金平<sup>1,2</sup>

(1.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宜昌市 443002; 2.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北京市 100084)

关键词: 春秋 齐金文 造 庄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Qi bronze inscriptions 'Zao' 'Z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wo graphs on Qi bronzes which date to the Spring-and-Autumn period. The first graph discussed here is the character 'zao' on Guozuo (国差) yan vessel. This character, which used to be viewed as 'he' (何), should be explained as 'zao', or the action of casting. The second graph 𨵿, which is inscribed on Qitaizai guifu (齐太宰归父) pan vessel, is the abbreviation of the guwen style (older version) of 'zhuang' and represents the name Guifu.

## 一、国差簠铭“造”

春秋时齐器国差簠(《集成》10361)铭云:“工师𨵿铸西𨵿(壙)宝簠四秉,用实旨酒。”其中“𨵿”(下以 A 代之)字,学者多释作“𨵿”(“何”之异体),认为是工师之名,至今似未有人明确提出异议<sup>[1]</sup>。而《释文》做法比较谨慎,保留原篆,将其视作未识字<sup>[2]</sup>,似乎反对释其为“𨵿”<sup>[3]</sup>。我们认为《释文》的处理是恰当的。“𨵿”在古文字中习见,其形体演变的脉络十分清晰,从未见如 A 这样“怪异”的写法。但必须承认, A 所从右半部分的确与下列几例“𨵿”的写法较为接近:

𨵿 𨵿簠(《集成》4202,西周早期)

𨵿 𨵿簠盖(《集成》3761,西周晚期)

𨵿 𨵿次簠(《新见》403,春秋中期)

相形之下, A 与以上三形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左边从独立的“人”形。从目前所掌握的古文字资料看,至少在战国之前,“𨵿”所从“人”形尚未完全分离出来而成为表意构件。因此,将 A 释作“𨵿”十分可疑。新出的楚文字资料为解决这个疑惑提供了契机。上博五《三德》简 12 有一个怪字,如下:

𨵿(下以 B 代替)

其所在简辞云“百乘之家,十室之 B。”对于“B”字,整理者李零隶作𨵿,认为待考<sup>[4]</sup>。何有祖疑其为“𨵿”之变体<sup>[5]</sup>。曹峰认为“𨵿”其实就是“造”的假借字,意为造作<sup>[6]</sup>。褊健聪则指出此字亦见于寿县出土的楚器铸客鼎(《集成》2480)<sup>[7]</sup>。铸客鼎此字作:

𨵿(以 C 代之)

由于是刻划铭文, C 形体上有些走样。已有数位学者指出 C 应释为“𨵿(造)”<sup>[8]</sup>,已成定论。而褊先生以 B、C 为一字,亦堪称卓识。B 在简文中的读法虽然尚有分歧,但释其为“𨵿”已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认可<sup>[9]</sup>。

我们认为, A 与 B、C 为一字<sup>[10]</sup>,也应释为“𨵿”,铭文中用作“造”,非人名。“工师造铸西壙宝簠四秉”,“造铸”即“铸造”,同义连用,金文中亦见用例,如“宜铸造用”(《集成》11052)。类似用法的联合式双音节作器动词在西周金文中就已出现,如“造作”、“作铸”、“作为”等<sup>[11]</sup>。另外,战国题铭中常见“物勒工名”的内容,包括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以及直接铸作器物的工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而在春秋铭文中却十分罕见,从这个角度我们将 A 看作非“工师”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楚系简帛文献用字习惯研究”(09YJC74004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之名也是合适的。

近些年有学者指出郭店简、上博简等竹书中部分篇章的文字写法上具有齐系文字特点<sup>[12]</sup>，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上述 B、C 与齐文字 A 的关系也能为此提供个案支持。

## 二、齐太宰归父盘铭“庄”

齐太宰归父盘《集成》10151，春秋中期）铭云“唯王八月丁亥，齐太宰𨾏（归）父𨾏（下以 D 表示）为忌<sup>[13]</sup>沐盘，以祈眉寿，𨾏命难老。”对于 D，《集成》存原篆，《释文》作“𨾏”<sup>[14]</sup>。《铭文选》隶作𨾏，并指出“《春秋·僖公三十三年》‘齐侯使国归父来聘’，《左传》又称国庄子。国归父即本铭之𨾏父𨾏，乃其名，为国佐之父。”<sup>[15]</sup>《铭文选》对作器者身份的揭示已成定论。至于所谓“国庄子”、“国归父”之名“𨾏”，今学者多从释“𨾏”之说。我们认为释“𨾏”完全正确，但在盘铭中用作“庄”，是“归父”之字（论述详下）；“𨾏”用为“庄”跟语音通假没有关系，而很可能是“庄”字的一种省作。下面来看古文字材料中几个用作“庄”的字形：

1. 𨾏（庚壶，《集成》9733，春秋晚期，“献之于～公之所”）

此字为摹本，李家浩分析其当是从𨾏从古文臧声的“𨾏”字（《玺汇》3087）残文或异体，壶铭中用作“齐庄公”之“庄”<sup>[16]</sup>。𨾏、𨾏二字去掉其所从戈、古文臧形剩余的部分，李先生认为是“𨾏”字，这应该是正确的。其下两短横，当是装饰性符号，晚周文字中习见。“𨾏”下的这种赘加符号有时也可以用“口”替代<sup>[17]</sup>，如：

2. 𨾏（趯亥鼎，《集成》2588，春秋中期，“宋𨾏（庄）公之孙趯亥”）

此字在鼎铭中用作“宋庄公”之谥称“庄”。相同字形还见于齐古玺：

𨾏（《玺汇》176，“武关～玺”）

学者多将其读作“将”，“武关将”乃齐国职官名<sup>[18]</sup>。又作如下之形：

3. 𨾏（郭店简《语丛三》简9，“与～（庄）者处”）

简文此字右下从“丌”，当是讹变，学者多引

《说文》“庄”古文“𨾏”与之进行比较，认为是一字<sup>[19]</sup>。古文形体右上从“𠂔”，因此有学者多将其视作“葬”之古文<sup>[20]</sup>。战国古文字资料中“葬”多从“𠂔”或“死”作义符，而“庄”古文所从“𠂔”是传抄讹变所致。陈剑指出，在《说文》古文系统中，类似“𠂔”旁的形体有可能是来源于“𨾏”旁的，如《说文》“妻”字古文写作𨾏，上部所从与“𠂔”旁类似的偏旁就是由“𨾏”旁演变而来的<sup>[21]</sup>。陈说正确可从。因此，简文“𨾏”与前述趯亥鼎、古玺“𨾏”是为一字，皆当分析为从𨾏，从口（或丌），𠂔声。从用字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字形多用作“庄”，我们将其视为“庄”之古文，相较于看作“葬”、“壮”之古文似乎更合理。《说文》的记录应该是可以信从的。这种写法的“庄”还可以向上追溯其形体来源：

4. 𨾏（毛公鼎，《集成》2841，西周晚期，铭文中读作“将”）

5. 𨾏（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西周晚期，“～武于戎工”，多读为“壮”<sup>[22]</sup>）

这两例早期写法皆从𨾏，𠂔声，而装饰性符号“=”、“口”等是在进入春秋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再来看归父盘 D 字。学者们多将之释作与上述“庄”所从“𨾏”为一字，这应该是可信的，《集成》之所以处理作未识字，可能是考虑到将其释作“𨾏”无法与史书相关记载相衔接。器主“齐太宰归父”即史书所记之春秋齐国“国归父”、“国庄子”，已如前述，那么，盘铭中作为人名一部分的“𨾏”字又与之是什么关系呢？就目前资料所及，“𨾏”似乎是古文“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据此我们推测，盘铭所谓“𨾏”只是“庄”的一种破字省作。“破字省作”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构成的字形，由于特殊原因在铸刻或书写时只保留了其中的一个，如：叔多父盘铭之“般（盘）”只作“支”，王家台秦简中相当于典籍中的“枚占”一词均写作“支占”<sup>[23]</sup>。虽然归父盘铭的制作者将“庄”省作“𨾏”的具体原因我们无法得知，但我们对“𨾏（庄）”的理解应该还是比较合乎事实的。

据史书记载，国归父为春秋中期齐国世卿，姜姓，国氏，名归父，谥“庄”，故史称“国庄子”。以“归”或“归父”（缀“父”以表性别）为名，在春

秋时代的贵族中似乎很流行,除了上述国归父外,还有如鲁国的公孙归父、齐国的析归父、楚国的仲归、郑国的公子归生、蔡国的公子归生(皆见于《左传》),这几个人都以“子家”为字<sup>[24]</sup>。鲁国公孙归父之名还见于青铜器,铭云“鲁子仲之子归父为其膳敦。”(归父敦,《集成》4640)李家浩已经指出,此器主“归父”就是见于《左传》和《史记·鲁周公世家》等的“公孙归父”,“归父”是其名,“子家”是其字<sup>[25]</sup>。因此,我们讨论的归父盘铭“齐太宰归父甗(庄)”中的“庄”只能理解作此人的字,上引《铭文选》认为“乃其名”的说法其实是靠不住的<sup>[26]</sup>。不过在典籍以及青铜器铭文中,名、字并称时,往往是先字后名。但这个规则并不绝对,容有例外,如“矢令”(作册矢令簋,《集成》4300),名在前,字在后<sup>[27]</sup>。“伯旃鱼父”(伯旃鱼父簋,《集成》4525),名旃,字鱼父<sup>[28]</sup>。“叔旅鱼父”(叔旅鱼父钟,《集成》39),名旅,字鱼父<sup>[29]</sup>。据此,我们将归父盘铭“归父甗(庄)”理解作先名后字,也并无不妥。

讨论到这里会发现,齐归父字庄,与其身后谥称“庄”完全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似乎也印证了《左传·隐公八年》所谓“诸侯以字为谥”的说法。虽然,近来有学者批评此说乃“谬说”、“伪问题”,但他也不否认古贵族死后若无谥法则以生前之字称之的做法<sup>[30]</sup>,而我们所讨论的归父庄谥“庄”的问题,很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然,这里面也许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我们对此问题的认识也只是一种推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发掘。

引书简称:

集成 《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中华书局 2007 年。

释文 《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铭文选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新见 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见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艺文印书馆 2006 年。

玺汇 罗福颐主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 年。

人名 吴镇烽《金文人名汇编(修订本)》,中华书局 2006 年。

- [1] 反映齐系文字研究最新成果的两部著作均将 A 收录在“何”字头下,分别是:张振谦. 齐系文字研究[D].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8: 244. 孙刚. 齐文字编[D].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171.
- [2] 《释文》第六册,第 200 页。
- [3] 《铭文选》仅隶作“偃”,认为是工师之名,亦未释作“何”,第 537 页。
- [4] 马承源.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296.
- [5] 何有祖. 上博五《三德》试读(二) [OL]. 简帛网 2006/2/21.
- [6] 曹峰. 《三德》零释(二) [OL]. 简帛网 2006/4/8.
- [7] 褊健聪. 上博楚简(五) 零札(二) [OL]. 简帛网 2006/2/26.
- [8] a. 刘彬徽. 楚系青铜器研究[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 363. b. 程鹏万. 释朱家集铸客大鼎铭文中的“鸣臑” [OL]. 简帛网 2005/11/27. c. 大西克也. 战国楚系文字中的两种“告”字——兼释上博楚简《容成氏》的“三倍” [C] // 出土简帛文献与古代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台北: 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 2005: 148.
- [9] a. 苏建洲. 上博(五) 束释(二) [OL]. 简帛网 2006/2/28. b. 王晨曦.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三德》研究[D]. 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54. c. 范玉珠.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德》研究[D].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31-32.
- [10] A 在形体上有一个特殊之处,即带有尾饰,这种现象于齐系文字中并不少见,有学者认为这可能与鸟虫书有关. 张振谦. 齐国鸟虫书考[C] // 古文字学论稿.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8: 273.
- [11] 杨怀源. 西周金文词汇研究[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7: 207.
- [12] 冯胜君. 论郭店简《唐虞之道》、《忠信之道》、《语丛》一~三以及上博简《缙衣》为具有齐系文字特点的抄本[D]. 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 2004.
- [13] 诸家多读作“己”,可从。但按之金文习见句式(某人)为其某器,这里的“忌”似乎也可以读作“其”,指称自身。
- [14] 《释文》第六册第 114 页。有学者根据三晋文字(主要是侯马盟书“弁”的写法将此字也释作“弁”(孙刚《齐文字编》第 184 页),我们认为二者不能混为一谈,实是不同区系文字偶然的形近现象,准备另文讨论。
- [15] 《铭文选》第 533 页。
- [16] 李家浩. 庚壶铭文及其年代[C] // 古文字研究(19).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95.
- [17] 装饰符号“=”与“口”互作在战国文字中多见。何琳仪. 战国文字通论(订补) [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3: 262.
- [18] 施谢捷. 古玺汇考[D]. 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52.

- [19] 或认为郭店简此字为“壮”之古文,而郭店简“壮”字数见,作𠂔,皆与此有别。刘钊.郭店楚简校释[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12.
- [20] 诸家论述请参见张学城.《说文》古文研究[D].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60.
- [21] 同[12]:42.
- [22] 现有学者对此有新的考虑,认为𠂔在此处用法上与“肇”相近,并指出其所从“𠂔”似乎不是作声符。方稚松.殷墟甲骨文五种记事刻辞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52.
- [23] 李学勤.周易溯源[M].成都:巴蜀书社,2005:296.李学勤.叔多父盘与《洪范》[C]//华学(5).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109.也有学者称此类文字省写现象为“合体字偏旁省略”,请参看汤余惠.略论战国文字形体研究中的几个问题[C]//古文字研究(15).北京:中华书局,1986:10.
- [24] 王引之.经义述闻·春秋名字解诂[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537.
- [25] 李家浩.鲁归父敦小考[C]//文史(26).北京:中华书局,1986:12.
- [26] 吴镇烽亦将“𠂔”视作归父之名,《人名》第420页。
- [27]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C]//古文献丛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29.
- [28] 《人名》第161页。
- [29] 《人名》第197页。
- [30] 董珊.出土文献所见“以谥为族”的楚王族——附说《左传》“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的读法[C]//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2).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28.

(责任编辑 王 辉)

(上接 83 页)

赵国公招……进爵为王”<sup>[25]</sup>,至宣政元年(578年)宇文宪卒。综合上述两则文献,按宇文宪任齐王的时间推算高颍当生于公元557~561年间,按此计算高颍卒时高颍年龄只有11~15岁,显然不是史传中所记高颍滞于东魏的亲属,这一推论对于墓志内容的解读或有帮助。因上述涉及高颍生年的史料为孤例,就此结论不免有轻率之嫌,更何况如果按此计算高颍年龄,具体到史事可能还存在诸多疑点。故有关高颍生年,以上仅聊备一说,是否正确还有待新资料的发现。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周独孤宾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11(5).
- [2] 周书:裴文举传附高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1.
- [3] 隋书:高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4] 北史:高颍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同[3].
- [6] 隋书:独孤楷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7] 同[3].
- [8]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阳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7(2).
- [9]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俭墓清理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1(3).
- [10] 邢福来,李明.咸阳发现北周最高等级墓葬——再次证明咸阳北原为北周皇家墓葬区[N].中国文物报,2001-5-2.

-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负安志编著.中国北周珍贵文物——北周墓葬发掘报告[M].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
- [12] 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13] 张铁弦.谈全国出土文物展览中的北方发现品[J].文物参考资料,1954(10).
- [14] 同[11].
- [15] 罗新,叶炜.新出土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6] 同[15].
- [17] 王书钦.从唐独孤昱墓志看北朝隋唐独孤部史事[C]//碑林集刊(十四).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
- [18] 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J].历史研究,2008(2).
- [19]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20] 志文中误将“摄”写为“橐”,此处遂改。
- [21] 同[18].
- [22] 何德章.伪托望族与冒袭先祖:以北族人墓志为中心——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二[C]//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7).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 [23] 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4] 同[2].
- [25] 周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1.

(责任编辑 朱艳玲)